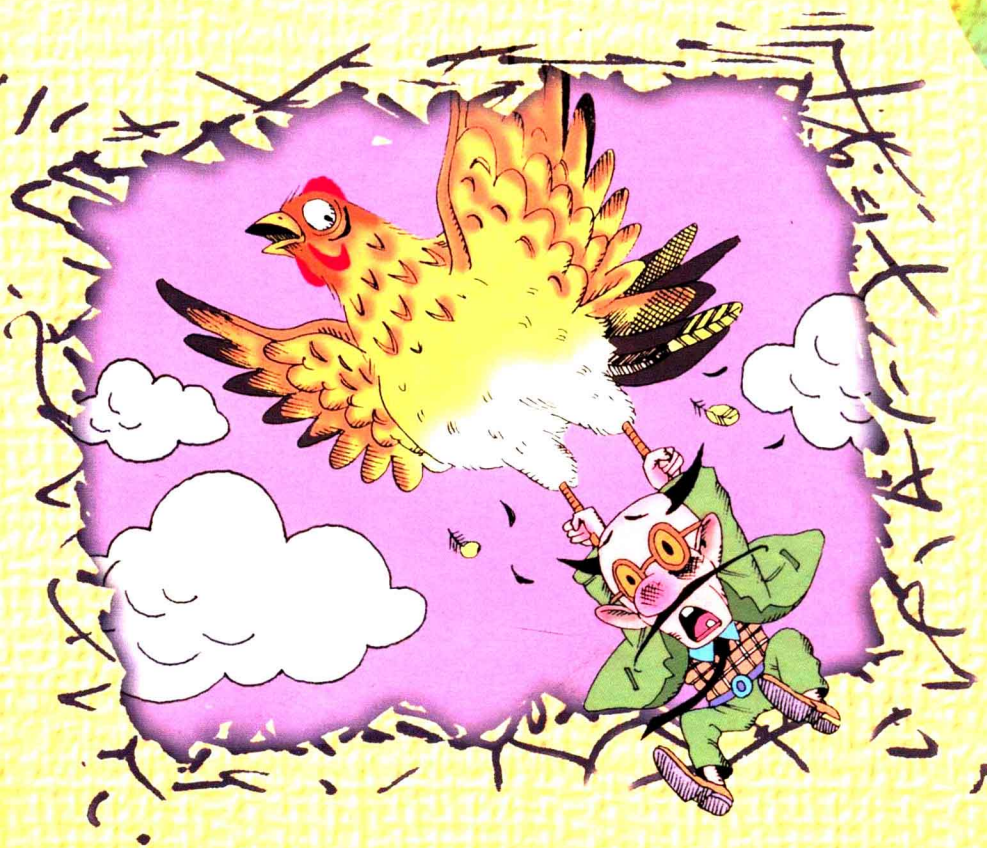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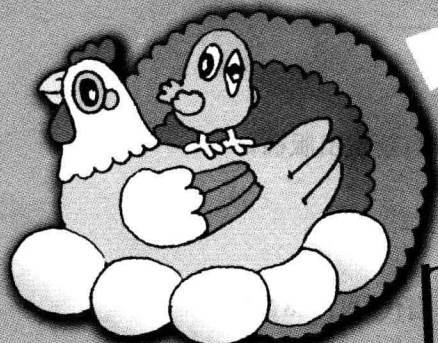
咯哒镇长和咯咯哒

李满园 著

新蕾出版社

咯·咯·哒·丛·书





咯哒镇长 和咯咯哒

李满园 著
曹留夫 插图
新蕾出版社
· 天 津 ·

咯·咯·哒·丛·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咯哒镇长和咯咯哒／李满园著. 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
1999. 8
(咯咯哒丛书)
ISBN 7-5307-2258-1

I. 咯… II. 李… III. 童话-中国-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6666 号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0 印张:6.8 插页:2

字数:85 000 印数:5 000

定 价:9.00 元



目 录

一、老虎的留言·····	1
二、起镇名的小插曲·····	8
三、咯咯哒·····	14
四、怪鸡·····	21
五、蛋星陨落·····	26
六、猴儿想开店·····	33
七、我变成了一只猫·····	41
八、拔毛机·····	47
九、不长毛的母鸡让人愁·····	53
十、昂贵的鸡窝·····	59
十一、欢度咯哒节·····	67
十二、奇蛋一号·····	72
十三、雄鸡一唱彩霞飞·····	79



十四、办所咯哒学校	85
十五、快速生蛋法	91
十六、拉狐狸老兄一把	98
十七、咯哒镇魔术团	104
十八、狮子先生娶新娘	109
十九、枣蛋与蛋枣	116
二十、寻鸡记	125



一、老虎的留言

嘿，也说不准哪天便能官星高照，这不，一觉睡醒，本人竟当上了咯哒镇的第26任镇长。咯哒镇的最大特点是能“咯哒”。“咯咯哒”，“咯咯哒”，下蛋的母鸡每天都吵成一片。

“咯哒镇长，咯哒镇长！”

这天，在“咯哒”声中，女人们风风火火吵上门来。

“后院失火了？”我很不满。

“别摆官架子了，快办点正事儿吧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鸡都快丢光了。”

我们小镇全靠养鸡餬口，这事可得管。我马上命令派出所所长，要三天内破案。可是一周过去了，连偷鸡贼的影子都没找到。我大骂所长是熊蛋包，一气之下写了一个告示，用米粒儿粘到了镇政府的大铁门上。我写的是：



喂,谁能捉到偷鸡贼,
我让他当十天镇长!

咯哒镇长

还别说,告示刚刚贴出,就闯进一位大汉。只见他黄呢礼帽低压眉梢,戴着一副墨镜,气度不凡。

大汉把我的告示“啪”地往桌上一拍:“这是镇长大人亲笔所书?”

“没错儿!”

“说话算数?”

“军中无戏言。”

“好!我来帮你捉拿偷鸡贼。”

我脸上立刻漾出笑意:“真是感激不尽。请问尊姓大名?”

大汉摘下礼帽,去掉墨镜,我吓得两腿直转筋,敢情儿——是只大老虎。

“老……虎先……生,您不咬人吧?”

老虎弹了一下我的大耳朵:“亏你是一镇之长,胆子小得像芝麻粒儿。”

我脸一红:“那,什么时候抓贼?用不用配合一下?”

“大侠都是独来独往。”老虎拒绝我的好意,长长地打了个哈欠,“不过,我得先睡一觉。”

我赶紧把客人让进办公室里间,那里有一张木板床。老虎躺上去,床板咯吱几声,接着便响起了闷雷一般的鼾声。

夜里,我睡在办公室桌子上,11:03时,只听里间“咚”的一响。我以为老虎打

把式，翻到地上去了。赶紧去看，想不到，老虎正从窗外跳将进来，地上丢着一只瑟瑟发抖的臭鼬。

“这家伙，差点儿没咬断一只母鸡的喉管。”老虎踢了臭鼬一脚。

我气得要去拿刀：“原来是你干的，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”

老虎摆摆爪：“剥皮可不行，先看起来，一网打尽再说。”

第二天，老虎打了一天呼噜，到了半夜，屋里又“咚”的一响。这回，地上丢着一只红毛狐狸，旁边有条口袋，里面传出阵阵母鸡的呼救声。

老虎又踢了狐狸一脚：“老弟，用口袋背鸡多累，咋不弄辆小车？”

狐狸小眼珠滴溜乱转：“别挖苦了，落到你手里算倒霉。”

第三天夜里，又“咚”的一响，这回抓住一只狼。老虎揪着狼尾巴：“快把嘴里的鸡骨头吐出来吧！”





“喀、喀、喀！”大狼咳了一阵，“吐、吐不出来，卡在嗓子眼里了。”

我要摆一桌酒席，为老虎庆功，他说：“免啦！快开庭审案吧！”

我说：“贼赃俱在，铁证如山，还用审？”

“不审能定罪？”老虎比我懂法律。

于是，抬来一个大铁笼，放出臭鼬、狐狸和狼。老虎俨然是位大法官，端坐首席，我只好坐在末席相陪。

老虎吼了一声朝下问：“要请律师吗？”

三个偷儿仿佛串通一气：“不请。人类的律师只偏袒人类，请也没用。”

“那你们能为自己辩护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”狐狸毛遂自荐，“我可以当代表。”

我颇感兴趣，竖起耳朵想听听狐狸的辩护词。

老虎又是一声吼：“很好，那就先说说偷鸡的起因和动机。”

“偷鸡？”狐狸开始耍赖，“怎么是偷？我们只是趁人家没看见……”

我气得差点儿跳起来：“真是强词夺理！”

“强词夺理也比巧取豪夺强。”狐狸针锋相对。

“说明白点儿，谁巧取豪夺啦？”我一拍惊堂木。

老虎碰了我一下：“沉住气嘛，让他把话说完。”

狐狸不理我，从腋下摸出一个小纸团儿，递给老虎。

“请大法官明鉴。”

展开纸团儿，我瞄了一眼，不由抽了口凉气，我吃鸡要鸡的事啥时上了黑名单：



1. ×月×日,咯哒镇长宴请拔河运动员,吃掉 20 只母鸡;
2. ×月×日,咯哒镇长平调 50 只母鸡去拉关系;
3. ×月×日,咯哒镇长让每户捐献 3 只母鸡赞助咯哒节;
4.

老虎一边看,一边吹胡子瞪眼睛。我心里有些发毛,忙解释说:“我这可都是为了咯哒镇的整体利益,我又没有把鸡提回家去独自享受。”

“嗯!”老虎点点头又摇摇头,“这算不得巧取豪夺,不过,当然啦……嗯,你们列举以上事实想说明什么?”

“秃头虱子明摆着,”狐狸振振有词,“有鸡大家拿,当官的能明拿,我们就能暗、暗……”

“暗偷是吧?”老虎冷笑一声,“你们可真会钻空子。这回我让你们尝尝铁笼子的滋味儿,看你们还偷不偷?”

我有些洋洋得意。只听老虎接着说:“现在本庭宣布,虽然事出有因,但也不能偷,所以判处臭鼬、狐狸和狼有期徒刑六个月。”

判刑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?这位真够武断的。

“冤枉,冤枉!”三个偷儿大声叫屈。

我细一想,也觉得不妥:“虎大法官,这半年的监禁,我怕供不起吃喝,他们都是肉食动物,每天都得吃几只兔子,您考虑过没有?”

老虎拍拍脑门儿,“嗯,可也是。要不这样吧,重判改成轻判,各打 40 大棍怎么样?”



我正想解解恨，顺手操起一个鸡毛掸子。老虎看看：“他们长的都是贼皮子，这玩艺儿搔痒痒还差不多。瞧我的！”说着，竖起如钢似铁的大尾巴。这要是扫过去，非打断脊梁骨不可，我一跃上前，把尾巴死死抱住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要打残废了，我还得养着，更麻烦。”

三个偷儿怕挨打，噌噌噌，全跳窗逃命去了。

我怀疑老虎故意吓跑了三个家伙，心里很不满，但还是说：“行，这镇长由你来当十天。”

“就十天，少了点儿吧？”看来老虎也有官儿瘾。

“不，就10天。”

“10天就10天。”

目前，小镇形势一派大好，母鸡下蛋率直线上升。蛋多了，卖不出去，也愁人。镇民们又来喧闹了：

“咯哒镇长，感谢你治住了偷鸡贼，感谢你不再要鸡，可这蛋积压太多，大热天，怕要变质。”

老虎比我还急：“是呀，蛋臭了可是一大损失，这事可要当头等大事来抓。”

虎代镇长马上派我去找销路。我到市里一家食品厂去联络，回来汇报说：

“食品厂还真需要蛋，不过去卖的挺多，供大于求。”

“咱们挤不进去啦？”

“浇浇油怕没问题。”

虎代镇长觉得怪新鲜：“浇浇油？”

“就是送礼呀！”



“哇，送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打听清楚了，该厂的头儿们全喜欢吃生蛋的母鸡，咱们送上100只，保证能优先收购咱们的蛋。”

“天呀，100只母鸡一年能咯哒出多少蛋来！”虎代镇长咬咬牙，“不送！”

我急了：“不送，蛋卖给谁？”

“那也不送！”

“你可真够虎的，”我脱口而出，“100只鸡和几千只蛋相比，哪头小哪头大都分不出。”

虎代镇长“嗷”一声举起了前爪：“你敢小瞧我？”

我吓得转身便逃。

过了一夜，我想看看虎代镇长转过弯儿来没有，一推门，空荡荡的，只见桌子上压了一张字条，上写：

……苦思良久，甚感为官不易，不如啸傲山林无忧无虑。

所以，我去也。十天官运三天告终，悲夫！然而，鸡不送为佳，否则，我将咬你一口，啊呜！

我把这文绉绉的留言读了三遍，心想：“去也”便去也，干吗还要关心人间是非，留下这一道难题？蛋要卖，事要办，还不兴送人情，这年月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看来，我也只能迎难而上，去闯一条新路了，不然早晚要被“啊呜”一口。可笑可敬又可怕的大老虎哟，你这一搅和，我这官儿还真不好当啰。



二、起镇名的小插曲

我们咯哒镇，原先可不叫咯哒镇。为了给小镇起个让你一听就能打上深刻烙印的名字，镇民们聚到一块儿，争相发言。

一位提议叫土豆镇，另一位说太土气，不如叫卫星城，因为咱这离市区怪近的。结果又群起而攻之，“咳，名不符实，一条街二条巷，哪够得上城？”正在这时，传来母鸡下蛋的咯哒声，那声音由东向西，组成一曲雄浑的交响乐。我灵感神经马上被触发，顺嘴说道：“咯咯哒，咯咯哒，何不就叫咯哒镇？”我一出口，都热烈鼓掌：“镇长高见，我们坚决拥护！”

顺利通过。我赶紧回家挥毫练习“咯哒”二字，想题写一块匾额挂起来。练啊练的，门“当”的响了一下，又“当”的响了一下。这敲门声似乎不太友好，我说：“干什么敲得山崩地裂的？有事请进来嘛！”

静了片刻，玻璃上映出一个黑影，我一抬头，窗口探进一个驴脑袋，是我家的小灰叫驴。这家伙两只扇风耳一摆一摆，亮晶晶的眼睛



瞪得溜圆，死盯着看着我桌上写的字，边看还边打着响鼻儿，“噗——噗！”

“方才是你用蹄子敲门？”

“不假！”小叫驴抹搭一下眼皮，不理我。

“那为什么不进来？”

“我没长手，进得来吗？”

“嗯，看样子，你有急事吧？”我笑笑。

“急事倒没有，只是心里堵得慌。”

“病了？”我用手去摸驴脑门儿，“没事儿，我这有三九胃泰，专治胃不舒服。”

小叫驴对我的关怀不屑一顾，反倒问：“你能不能把桌上的字改一改？”

“改？怎么改？”

小叫驴伸进两只白蹄，抱住我那管大提斗笔，在一张旧报纸上一挥而就，写成三个大字：“哦儿——嘎！”

“这不是……驴叫吗？”

小叫驴收回蹄子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对，就叫哦儿——嘎镇！”

我皱皱眉：“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”

“无冤无仇的，哪会呢。只是能叫咯哒镇，干嘛不能叫哦儿——嘎镇？”

我品出点味儿来，这家伙原来是对镇名有意见：叫咯哒镇，这不等于给鸡树碑立传吗？相比之下自己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喽。我怕小叫驴心理失去平衡闹情绪，忙解释说：“叫咯哒镇有叫咯哒镇的理由，不要不服气，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才不听哩，”小叫驴一仰脖儿，“改名也蛮有理由嘛！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

小叫驴扯着喉咙来了一声：“哦儿——嘎！”叫得惊天动地，我慌忙捂上耳朵：“别叫了，别叫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，我叫得比母鸡响不？谁响就应该……”

“打雷响不响，总不能叫轰隆隆镇吧？”我生气了，推出驴头，关上小窗，“别捣乱，快回去吃些草料，午后还要进城送蛋哪。”

小叫驴显得很不愿。

午后，我让小叫驴拉上板车，装上我家两大筐红皮鸡蛋，准备送到城里一家食品厂。这时，胖嫂挎一篮鸡蛋，匆匆赶来：

“咯哒镇长，把我捎上，我也去送蛋。”

拉上胖嫂，小车出了镇。盘山路很光溜，跑起来也不费力。不过今日小叫驴有些不乐和，走得无精打采。我假装不知，也不去招惹他。胖嫂不会看脸色，拉开话匣子说个没完：

“我说咯哒镇长，你真行啊！”

我受宠若惊：“刚当官儿，有什么行不行？”

“噫，给小镇起名就看出你有水平，是块好料。”

“过奖过奖。”

“真的！咯哒镇，咯哒，多豁亮！外地人一听，便会猜出，咱这一准是蛋乡，盛产鸡蛋，保证能招商引资，因名得福。”

“看来这镇名还真能给咱带来吉祥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”胖嫂越说越兴奋，“瞧着吧，不久的将来，咱们咯哒镇的产蛋业就能咯哒到全国去，名扬天下！”



正说得热闹，板车猛地停住。小叫驴支起大耳朵，回头瞧着我们，那双黑亮的眼睛流露出一种醋意。我拍了一下小叫驴的屁股蛋儿：

“驾！”

不料，小叫驴冷不防抬起蹶子，小车一仄歪，把胖嫂掀到地上去了：“哎哟，我的妈呀！”

我跳下车，小叫驴已经挣脱绳套，撒开四蹄朝山上跑去。

“站住，你发什么疯？”

我见鸡蛋没打，顾不得胖嫂，也跟着往山上爬。小叫驴一口气跑上山尖尖，我站在陡坡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：

“快，下来，这是……咋啦？”

“我不喜欢听咯咯哒……”小叫驴终于说了心里话。

“还是为镇名的事？”

“没错，我也是镇民，我也有发言权。”

“那，你说该叫……啥？”

“哦儿——嘎！”小叫驴说，“不是给你提过醒儿吗？”

“这可办不到。”我一口拒绝。

“不答应是吧？”

“不答应！”

“那我不下来！”

“不下来，大灰狼来了，把你叼走！”

“那，我，我上吊了。”

“上吊？”我哈哈大笑，“你吊一个给我看看！”

糟了，小叫驴真的直立起来，把头伸进一棵树里，两条后腿慢慢离了地，身子开始悠来荡去。

我魂儿都吓飞了，这家伙不但嫉妒心强，而且还心胸狭小，过去怎么没看透？

“我的小叫驴，你可不能寻短见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”我呼喊着想，奋力冲上山顶。

